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鳳山情

廖祖立

8.57

B24

1924-2004

主 编：殷炳雄

责任编辑：谢卫军 吴黎星 钟巧莹 赵志良 王贵林 陈金红

封面设计：李建昌



FENGSHANQING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编
安溪一中印刷厂印刷

凤山情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2004年10月

序 言

春秋代序，日月如梭，八十周年，逶迤而至。值此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八十华诞之际，校庆筹委会拟出版一册校友回忆录。启事既发，如响应声；热心校友，纷纷寄稿——或翻山越岭，情系师友；或过海飘洋，意牵家乡；或徒步送稿，余温留纸，或数码传发，心稿存机。或颂母校哺育、师长教诲之恩，或记从教之始、创业维艰，或叙学路艰辛、坎坷成才之事，或抒同窗纯朴、阔别真情，或忆意蒙愚顽、课余嬉戏之趣，或绘校园草木、屋舍错落……文短情永，字浅意深。其中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令人读来，感同身受，吁嗟嗟叹，不能自己。如此丝丝缕缕，万千之情，凝聚成一股浓浓的“凤山情”。

全册共有三十七篇，除廖祖烈老校长、杨化允老师、谢展荣老师外，其余均校作者的届别先后进行排版。原稿中附有作者而介者，则依原附照录，其余因编辑时间仓促不能一一追注，特此致数。

校友回忆录既《凤山情》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而众校友于百忙之中不吝赐稿，使《凤山情》能如期与大家见而；其次要感谢德艺双馨的廖祖烈老校长为本册挥毫作字；最后要感谢为收编、校对校友回忆录而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老师。

因编老木平有限，编辑时间紧迫，对原稿中个别字词有所改动，且未及征得作者同意，编者在此真诚致歉；亦因此，其中错漏定然不少，恳请有识之士指正，编者定然虚心接受，真诚感谢。

安溪一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

2004年10月2日

目 录

《忆二三往事，抒无限深情》廖祖烈	(1)
《育苗浇水三十春》杨化允	(10)
《安溪一中化学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杨化允	(13)
《母校颂》谢展荣	
(集美初中 1944 年毕业高中 1947 年毕业)	(17)
《追忆敬爱的国文老师——叶绍曾先生》	
陈火耀 (初 5 组)	(18)
《母校八十周年校庆献词》李连代 (初中 13 组)	(20)
《解放战争时期安中党支部的革命活动》	
白火盘 (初中 17 组)	(21)
《母校培育我成长》胡元方 (初 18 组、高 1 组)	(25)
《喜庆华诞忆当年》谢方文 (高 1 组)	(28)
《校庆随想》谢树正 (高 2 组)	(30)
《回忆在母校的二三事》陈旭俊 (高 3 组)	(35)
《母校教诲永志不忘》李铁玖 (高 3 组)	(38)
《安中杂忆》陈梧桐 (初中 22 组)	(42)
《“勤实严毅”是我事业成功的动力》	
张明法 (初 27 组、高 6 组)	(44)
《母校学习生活琐忆》黄金火 (高 6 组)	(52)
《七律·母校颂》陈长发 (高 6 组)	(55)
《难忘求李事》周维权 (初 26 组、高 7 组)	(56)
《颂母校 80 周年校庆》林国荣 (高 14 组)	(68)
《忆在母校求学时》柯山夫 (高 14 组)	(69)

《久久的回味》陈田爽（初中36组）	（70）
《贺母校八十华诞》陈堃基（高16组）	（72）
《当我戴起安溪一中校徽的时候》	
叶志安（初39组、高17组）	（73）
《读书郎晋京领奖》周志清（80年毕业分配）	（76）
《母校永远在我心中》苏淑勉（74届高中毕业）	（78）
《母校往事》高建平（76届高中毕业）	（81）
《母校拾遗》黄环生（76届高中毕业）	（86）
《我的高中》赵方杰（79届高中毕业）	（88）
《母校·老师》林锡安（80届高中毕业）	（90）
《文庙遗风 教泽深远》	
倪福星（88年毕业分配）周志清	（93）
《绵绵师恩——回忆谢方艺老师》	
吴奋勇（87届高中毕业）	（104）
《从文庙到安一中》谢萍娟（88届初中毕业）	（107）
《校庆抒怀》徐英莺（90级校友）	（109）
《学苑奇葩竞春色 黉宇桃李斗芬芳》	
钟巧宝（95届高中毕业）	（111）
《情系〈云帆〉》王杰锋（98届高中毕业）	（118）
《青青校园》吴婷婷（99届高中毕业）	（119）
《我曾经对您那么眷恋》黄英进（99届高中毕业）	（121）
《梦里又飞花》唐秋菊（03届高中毕业）	（123）
《母校·老师》（续）林锡安	（127）

忆二三往事，抒无限深情

廖祖烈

双重校友 义不容辞

我是安溪一中的双重校友，1937 年秋至 1940 年春在母校勤苦又愉快地度过三年初中学习生活；1947 年又回到母校任教，1989 年退休，工作 40 多年。因此，我和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母校不仅培育了我，又给我回报母校培育之恩的机会。今年是母校建校 80 周年，校庆筹委会拟编辑出版《校友回忆录》一书，作为校庆献礼。由此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是一位老校友，义不容辞应约写稿，回忆二三难忘往事，抒发笃爱母校情怀，喜迎母校八秩华诞。

师长学友 深挚情谊

1937 年秋季，我满怀喜悦心情考进母校——安溪县立初级中学（安溪一中前身）一组学习，开始我的中学学习生活，那时能上中学读书，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当时的校长是李敬仲先生，教师中有很多是学识渊博且很有名望的好老师，如叶绍曾、李增扬、赵雪岑、林金藻、吴锡福、廖祖勋、王成竹、吴明友、陈大业、许锡球……等老师；同组同学有易峥嵘、黄鸿波、谢炯明、李祥生、谢辉乃、黄厚中、陈玉军、王维锦、陈鸿图、李宗仪、李祯祥、王云雾、谢火营、廖培英、苏致治、许庆云、吴太山、吴俊民、吴圭章、林炯如……等一百多人，分两个班级，毕业时只有 40 多人。在老同学中更应该提到的有两位虽非同组却是知己的学长，就是李荣扬和柯其香师兄，我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久别重逢时，格外亲切，在叙旧时曾共同认为我们是三头愿尽

心尽力报效母校的“牛”（我们三人是属牛的同龄人），柯其香和李荣扬两位校友对母校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考亭原址 校舍简朴

当时的校址在原考亭书院（现在安溪实验小学校址），校舍是坐北朝南，最前面一排平屋的正中是学校大门，两侧是教师宿舍，接着是一块绿化地，我们组的毕业集体照就是在这块草地上拍摄的，东两两端各有一间两积不大的办公室，往后有平行排列的两座平房，分别作为教座和学生宿舍，中间是块空阔地，西头有个小平台，是平时集舍或搞其他集体活动的场所，再往后是一幢魁星楼，楼下是膳厅，楼上是教师宿舍，魁星楼后面是块小活动场地，上体育课和开运动会都是借用隔条课道的县公共体育场进行。当时学校的规模不大，校舍就这么简朴。

生活艰苦 奋勉求学

1937年秋季，母校刚由简易师范改办为初级中学，图书仪器等各项设备比较简陋，有待逐步充实完善。又时值抗日战争时期，物质生活也比较艰苦，吃的是粗菜淡饭，穿的是土布染成黄梔色的童子军服（当时初中学生的统一服装），破了一补再补是很普遍的现象。当时的卫生条件很差，床上生臭虫（床虱），身上长疥疮，在学生中有95%以上受此折磨，十分疮苦，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学习。晚自习照明，点的是小煤油灯（煤油的供应也很紧张），教室里集体用的是一盏汽油灯（俗称“白火”），用课桌椅垫高放在中央，采光和高度都很差。尽管学习、生活条件如此艰难，但我们都能克服种种困难，勤奋刻苦学习，发挥我们山区学子艰苦朴素、奋发求知的优势。

抗战岁月 磨炼身心

时处抗战年月，因怕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后，会越过东岭侵

我安溪，所以政府发动群众把公路破坏掉。我们开学来校或放假回家全是步行，走小路。我的家在官桥上苑村，步行的路线是由家乡上苑过山珍村，再赤脚涉溪（没有桥）经官桥街、白沙亭（路旁有一摊售卖当地名特小吃“糯米糍”，行人如有购买者，可享受其供应的免费茶水），再跨过澳江石拱桥，然后沿山边的羊肠小道进入兴口林（林中摆有假多小吃摊，有卖稀饭的、炸豆干的、泡面茶的、卖面点的……，像个小集市，好热闹，行人都喜欢在此地休憩片刻再上路），越过铜钟格，到仙苑后，或搭“横渡”（渡费只需几分钱），经上场、吾都，到达县城。或乘“直渡”（渡费要一、二毛钱，因限于经济条件，乘客不是很多，常要等到凑集有一、二十人，船主才肯开船），到祥云渡上岸，再步行到学校。我的整个求学时期都是生活在那种战争年代的环境中，是比较艰苦，但经过这样磨练反倒有好处，由此练得较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和校能走路的身板，多步行确是饭炼身体的好方法之一。

回家遇匪 有惊无险

解放前，我县的治安状况不好，由于受经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安溪的土匪是“闻名遐迩”，经常有土匪拦路抢劫脚架。记得有一次是周六下午，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几位同学结伴回家，路经“乌东格”时（当时，斯地人烟稀少，路两旁群山连亘，是土匪较常出没的危险地段），有十几个土匪在路边或坐或蹲或站着，看到我们一群人走来，就都站了起来，十几双眼睛凶狠地直盯看我们，我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心里惊惶害怕，就很自然地靠在一起胆战心惊地慢慢走过，估计土匪是看出我们是一群学生仔，没什么油水，所以就让我们走过去，没向我们动手，我们走过那个地没后，才松口气，敢开口说话，庆幸免遭劫难，那真

是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每次路经该地时，都是提心吊胆。

敌机轰炸 迁校同美

1939年9月18日上午，我们全校师生在县公共体育场参加安溪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大会，9时左右突然响起防空警报，与会各单位人员紧急疏散，接着四架日本飞机即窜进我县城上空盘旋侦察。到下午四时许，吴锡福老师正在给我们班级上课，吓人的防空警报声又突然响起，大家立即跑出教室，往学校后面龙眼树下和灌木丛中躲藏，师生们有的刚跑出学校后门，有的还来不及挤出，两架日寇轰炸机已经飞到县城上空打转，师生和周围群众迅即各自找个隐蔽处躲起来，只听见敌机低空盘旋的狂叫声和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地响个不停，闹腾了好一阵子，在原县政府后院的大榕树处扔下几颗炸弹，县卫生院和中山路、上西街的民房也遭扫射破坏。直到警报解除后，人们才陆续回家，或去看看被轰炸扫射的现场，或走访亲人、同学互相探望是否安然无事。学校决定暂时停课，准各迁校同美村，借用同美小学校舍、机祠和租用部分民房作为临时校舍，此后的条件就更加艰辛了，我们就在同美村坚持学习到毕业（1940年春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处狂轰滥炸，肆意杀戮无辜百姓，连一个小小的山区县城也不放过，足见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野心和残暴行径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点。

师德熏陶 敬慕教师

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我由于年纪小（12岁到15岁），是和我的长兄廖机勋（当时在母校任数理教师）生活在一起，他对我之要求和督促是教严格的，我的内向性格也从此时开始逐渐养成。在师长们的师表的熏陶下，我在思想上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当校师的欲念，从而更尊敬老师，同时也得到老师的关爱。例加我

的数学教师赵雪岑老师（后来曾任母校教长），在我毕业时送我一帧字幅（赵老师擅长八分书法），条幅中题上一首诗：“君是辈中最少年，沉潜聪颖也堪怜，此时鹏鹏初开展，会看冲霄入九天。”这是老师对我的勉励和鞭策，这幅最宝我一直珍藏到“文革”时，才被“造反派”抄掉，深感惋惜。

尽心尽责 教书育人

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母校给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派泉相报。”母校培育之恩何止是“滴水”，当如何回报？成为常在我的脑海中思考的一个问题。1947年大学毕业后，应吴鹏福校长之聘（当时的教师是由校长聘任，不是滴一分配的）到母校任教学教师（校址已迁至文庙），我即自下决心“此乃回报母校之良机，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负责，是教师的职责，决不可误人子弟，一定要认真工作，把工作教好。”为此，在工作中夙兴夜寐，不教健怠。从上第一堂课开始，就在课前充分备好课，认真写好教案，讲好每节课，课后及时了解学生的意见，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擅，并认真数好作业批改和幅导工作，绝不上一节没有准备好的课。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了各项尊师重教的政策和措施，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使我更加明确教霄工作的重要性和从事教师工作所报负的重大职责，从而更加热爱教育事业，报高工作的自觉性和加强工作的责任心。强国高民，潜要科技；发展科技，借要人才；培育人才，借要教育；改革教育，借要教师。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我就以“尽心育人，尽责教书，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作为人生追求。我从几年的教师工作实践中认为：教师要教好育人工作，最好是兼班主任（年龄、身体条件有困难的除外），因为当班主任，虽然工作量校大，比较辛苦，但更能接

触、了解学生。教育学生要从爱生出发，严格要求。做到严爱结合，爱中有严，严中有爱，严而有格，爱而不溺。因此，我从1947年开始任教到1953年母校易名为“安溪第一中学”，我开始担任学校行政工作之前，每学期都主动请缨，向学校领导提出要求兼任班主任工作。我在工作实践中深有体会：只要有爱岗敬业精神和实干求精的工作作风，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殚心竭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就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尊敬，在学生中树立较高的威信。在学生中有了威信，就能更高质量地完成教师的神圣职责。

人生之路 坎坷不平

人生道路崎岖不平，而且有风有雨，有时还是风雨交加，要经得起风吹雨打。尽管主观上想专心努力做好工作，为党和国家多培育一些人才，但仍然会遇到一些不顺心或意想不到的事。如1959年教在厦门中国银行工作的弟弟，因突发急症身亡，接着和我一起生活的老母亲因悲痛过度而脑溢血，送进医院急救治疗。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我心情极度苦恼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由于彭德怀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地方就掀起一个揪他的“代理人”的运动）进行批斗，要我上纲上线检查，由于学校左右运动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处事，不管你怎样检查都是不能过关的，前后折磨了一年多，因为是先定对象，后找材料，结果虽然硬给我扣上什么“反对三面红旗”、“只专不红”等等罪名，但由于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具体材料，上级党组织没批准，就给接上一顶“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帽子，直到1961年才按政策给我甄别平反。这不仅是对个人的一次无情打击，而且使工作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为是用晚上开会批斗，白天仍要教课和工作，怎么会有影响）。又如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安

溪一中就成为全县的“重点单位”，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操纵运动，停课闹“革命”，教师被视为“臭老九”，要在教师中揪所谓“反党集团”进“黑帮组”进行残酷批斗，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开批斗会。我也被扣上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长期审查，不让工作。母亲病危，他们不准请假回家见最后一面，被传统习惯尽点孝心；母亲逝世时，他们也不准我谓假奔丧。在“文革”期间，学校遭受严重破坏，机构瘫痪，教师大部分被分散到公社中学任教或下放到基层当宣传队队员，图书、仪器等设备被当做废品卖掉，令人伤透了心，根本谈不上什么办学质量，耽误了年青一代的健康成长，严重影响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校址由文庙迁至先声美寮。

十年腾飞 分步实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各个部门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秋季，组织上决定调我回安溪一中工作，因当时官桥中学（原安溪二中）的领导盛意挽留，所以拖延一年，即1978年秋季再回到一中工作。回母校后，了解到学校由于受“文革”的冲击，纪律松懈，质量下降，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只有一人考上视建师大艺术系音乐专业。因是受命于动乱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必须考虑工作应从何着手才能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1978年和1980年安溪一中先后被确定为晋江地区、福建省重点中学。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纪律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保证。因此，我们就从抓校风入手，我亲自起草三项校规各十条，即“进校规定”、“课堂纪律”和“考试规则”，再先后在行政会上和教师会上讨论，进行修改补充，然后动员组织全体教职员工齐动手抓落实。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完善

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一套学校的科学管理制度，使学校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校风是一所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我们根据教育方针的要求，总结多年的办学经验，结合学校的实际，提出“勤、实、严、毅”作为安溪一中的校训。“勤”就是勤奋，这是一个人成才和事业成功的重要途径，学生必须勤奋学习，毅师应该勤奋工作；“实”就是求实，这是为人处事之本，学习和工作都要有务实的科学态度，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严”就是严紧，这是治学之道，师生都要有严明的言行规范，严肃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学习态度；“教”就是刚教，这是人的优秀品格之一，学习和工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刚强坚毅是战胜困难的必各素质和有力武器，有了刚强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以上是我们计划让安溪一中十年腾飞的第一步：“拨乱反正，整顿校风。”第二步是“调动一切积根因素，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思想品德好、责任心强又有较高业务素质的师资队伍，这样一支师资队伍的建设，既要争取组织上的支持，调回部分老师来校当骨干（因在“文革”期间，一中原有的骨干教师大多不准留在一中任教）和从其他部门物色一些适合当教师的人才。而更重要的办法是加强在职教师的培养，以老带新大胆任用有潜力的新教师，让他们在老教师的帮助下从一年级跟到毕业班，有条件的直接上高三年级任課，在教学第一线的实践中锻炼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根性是靠教师的教育引导来调动。由于领导班子成员中相当部分是由优秀毅师中提拔起来的，思想好又熟悉业务，其中还有不少人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得力同事，能同心协力搞好工作。我们采取多种有力措施调动师生两方面的积极性，所以教育、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高。就以1985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成绩在晋江地区

十所省重点中学中所站名次为例（这一届是由二年制恢复为三年制的首届毕业生），据地区教育局统计的资料，我校文理科合计上省线人数居第4位，上省线率居第3位。特别是理科生的成绩更加突出，上省线率和平均总分均居第一位。腾飞的第三步是“深入改革，开拓前进。”我们为老师创造教改条件，鼓励老师大胆改革，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交流，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取得可喜成绩，荣获全省教改表彰单位称号，地区教育局多次组织全区的教改现场会在我校（或县）召开，进行观摩交流。同时，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从1987年开始，我们乘王瑞璧老师和柯其香、李荣扬老同学等海外校友先后回校参观指导时机，争取海外校友、侨亲捐资建校舍，到1993年在王瑞璧和李荣扬、柯其香等老校友的热情关怀和带动下募集侨资先后兴建膳厅、校友校、教学学校、侨资楼（办公大楼）等，其中校友楼是柯其香、林朝花伉俪（都是校友）独资捐建。我们努力做好上述工作，望能为母校以后继续腾飞不断发展打个基础。

祝愿母校再创辉煌

我在母校从当科任老师、班主任、教研组长到教导主任、教务主任、校长，执教四十余载，为母校的发展略尽绵力，也是我对母校培育之恩的一点回报，很高兴地基本实现了我的夙愿，但愿母校发展再发展，辉煌更辉煌。

我的一家三代人有13人是母校的校友。因此，母校对我们确是恩同再造，我们对母校是一往情深。1989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年六十有五，但思想上对母校仍有依依之情，很愿意继续为母校的不断发展再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就是说，我在母校的职务工作虽然退了，但我对母校的深情未断，回报母校培育之恩的心未了。值此母校八十大庆之时，衷心祝愿母校与

时俱进，再创伟绩，向办成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目标迈出更大的新步伐。我深信母校一定会年年出新绩，越办越出色，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育出更多高素质创新英才。

2004年2月

育苗浇水三十春

杨化允

一九五四年我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由国家统一分配从杭州来到安溪一中任教，直到一九九三年退休。除了“文革”九年在内安溪工作外，我在安溪一中整整工作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里，我的命运坎坎坷坷，经受不少磨难。

我来到安一中，校领导就给我压担子，安排我教初三、高一、高二三个进度十四节化学课和初三班主任。一九五六年起我担任高三化学课，此后年年教毕业班化学课，而且是高三和初三两头毕业班，特别是在那省教育厅保高考红旗的日于里，工作非常紧张。

我热爱班主任工作。来安一中后即开始担任班主任工作，虽然教学任务很重，我能用心抓班里工作。首先是选配并教育好班委，使他们成为班主任的有力助手；其次，我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访、个别谈话，在这基础上召开主题班会——这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好形式，从而形成好学上进的班风。此外，我还抽空参加学

生课外活动，如教他们唱歌，辅导他们做双杠、跳箱动作等。我还拿钱帮助几位品学兼优而家庭贫困的学生，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班主任的工作是辛苦的，但看到学生茁壮成长，成为国家建设人才，内心无比欣慰。

在建设安一中化学实验室的漫长日子里，我付出很多心血和汗水，至今实验室里还留下我的许许多多手迹。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祖国大地，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我个人的错案，终于得到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我为振兴安一中，为提高安一中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努力奋斗。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福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一九八八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一九八六年起担任泉州市政协委员达十年时间。

一九八四年起我担任化学教研组长直到退休。我带头以老带新，培养新教师，使他们尽快成熟起来，使高中部教师逐渐形成轮流跟班教学。在教研组里，经常开展观摩教学，鼓励老师们撰写论文以及进行化学实验方法改革等。因此，我跟化学教研组的同事们结下深厚的师友情谊。

我还担任多年安溪县化学学科校际教研组长，每年参加命题，中考评卷，开会进行质量分析等工作，为提高我县化学学科教学质量尽一份力量。

如今安一中已发展成一所高级中学，省一级达标中学。校内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鲜花怒放；大型体育场里，学生们在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化学实验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展望未来，安一中的前程灿烂辉煌。作为老校友，我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值此母校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写下如下俚句作为纪念。